八編類纂

經濟編

君類

興亡

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遂服輿軫、驅馳三世、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故能西擒孟達、東舉公孫淵、內夷曹爽、外襲王陵、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軍旅屢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玄豐亂內、欽誕寇外

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淮浦再擾、而[illegible]洛不震、咸黜興圖、用融前烈、然後推轂鍾鄧、長驅庸蜀、三關電掃、劉禪入臣、天符人事、於是信矣、世祖遂亨皇極、獨納羊祜之策、以善從爲衆、故至於咸寧之末、遂排羣議而杖王杜之決、汎舟三峽、介馬桂陽、役不二時、江湘來同、夷吳蜀之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武皇既崩、山陵未乾、楊駿被誅、母后廢黜、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宗子無維城之助、師尹無具瞻之貴、至乃易天子以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謹、民不見德、惟亂是聞、朝爲伊周、夕爲桀跖、善惡陷於成敗、

毀譽脅於勢利於是輕薄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內外混淆庶官失才名實反錯天綱解紐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李辰石冰傾之於荊揚劉淵王彌撓之於青冀二十餘年而河洛爲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耒爲兵裂裳爲旗非戰

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芥、將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爲奴僕、而猶不獲、后嬪妃主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水于防、燎火于原、未嘗暫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爲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

公以蕭杌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仗虛曠依倚無心者皆名重海內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失十恒八九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相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眞著崇讓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其婦女莊櫛織紝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逸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

逆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父兄不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懷帝承亂之後得位覊於彊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厠其虛名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南昌望氣者又云豫

章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劉向之讖云、滅亡之後有少如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朋、按愍帝蓋秦王之子也、得位於長安、長安固秦地也、而西以南陽王爲右丞相、東以瑯邪王爲左丞相、上諱業、故改鄴爲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干寶晉紀總論

劉毅裴楷、以質直而見容、稽紹許奇、雖仇讐而不棄、

馬隆西伐、王濬南征、師不延時、穜虜削跡、賈充荀勖、

懷奸志以弄權，楊駿豺狼，包禍心以專輔，及乎宮車晩出，誅閻未周，藩翰變親以成疎，棟梁廻忠而起僞，世祖惑荀勗之奸謀，迷王渾之僞策，元海當除而不除，卒令擾亂於區夏，惠帝可廢而不廢，終使傾覆於洪基。晉武帝總論

宣皇以天挺之姿，膺期佐命，情深阻而莫測，性寬綽而能容，戢鱗潛翼，思屬風雲，飾忠於已詐之心，延安於將危之命，殄公孫于百日，滅孟達于盈旬，自以兵動若神，謀無再計矣。既而雍泉西舉，與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無鬬志，遺以巾幗，方發憤心，杖節當門，雄

圖頓屈請戰千里詐欲示威且秦蜀之人勇懦非敵夷險之路勞逸不同以此爭功其利可見而反閉軍固壘莫敢爭鋒生怯實而未前死疑虛而猶遁良將之道失在斯乎文帝之世輔翼權重許昌同蕭何之委崇華甚霍光之寄當謂竭誠盡節伊傅可齊及明帝將終棟梁是屬受遺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託曾無殉生之報天子在外內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誅戮貞臣之體寧若此乎晉宣帝總論

且夫劉聰石勒王敦祖約此其姦詐雄武亦一世之豪也譬如山林之人生於草木之間大風烈日之所

咻而雪霜饑饉之所勞苦其筋力骨節之所嘗試者亦已至矣而使王衍王導之倫清談而當其衝此譬如千金之家居於高堂之上食肉飲酒不習寒暑之勞而欲以之捍禦山林之勇夫而求其成功此固姦雄之所樂攻而無難者也

蘇轍晉論

自古用兵狄未有不敗者

後世之君幸其衰敝而悅其向服也因內徙而親之其事肇於漢之孝宣漸於世祖而盛於魏武或空其國而罷徼塞之警或藉其兵而爲寇敵之扞夫既去其侮而又役其力可謂世主之大欲國家之盛福矣不知積之既久而大禍之所伏一旦洶然而發若決

坊水莫之能禦。晉爲不幸而適當之。以其平居常日不觀其昭然之形故也。世祖因匈奴日逐之至、遂建南廷以安納之、稍內居之西河美稷、而其諸部因遂屯守北地朔方五原代郡雲中定襄鴈門之七郡、而河西之地鞠爲虜區、加徙叛羌錯置三輔、魏武復大徙武都之氐以實關畿、用禦蜀冦而匈奴五郡、皆居汾晉、而近在肘腋矣、於晉之興、大率中原半爲夷居、元海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人也、而居上黨、姚氏羌也、而居扶風、苻氏氐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種族日蕃、其居處飲食、皆趨華矣、而其桀驁

貪悍樂鬬喜亂之志態則亦無時而變也是以元海一倡而幷雍之胡乘時四起自長淮之北無復晉土而爲戰國者幾二百年所謂發於遲而爲毒深也雖然彼之內徙而聽役也亦迫於制服之威而其情未嘗不懷土而思返固甚怨夫中國羈拘而賤侮之也是以劉猛發憤而反於晉事雖不濟而劉氏諸部未嘗一日而忘之也自魏而上非無明智之主足以察究微漸爲子孫萬世之慮然皆安其內附或樂用其力唯恐不能媮令而收役之雖有夫爲禍之形皆不爲之深思遠慮就其所伏而消厭之由晉而下自武

帝之平一吳會徧撫天下固無藉乎夷狄之助矣苟於此時有能探其所伏之禍而逆制焉因其懷返之情加之恩意以導其行爲之假建名號而廪資之使各以種族而還之舊土彼樂引輕去而惟恐其後也然後嚴斥障塞使有華夷内外之辨後雖有警則無至發於肘腋之間而被不可勝言之禍矣何去非西晉論

符洪擅蠻陬之桀黠乘羯虜之危亡乃附款江東而志圖關右禍生蠆毒未逞狼心健既承家克隆凶緒率思歸之衆投山西之隙據億丈之岩險總三秦之果銳敢窺大寶遂竊鴻名獲數奸雄有可言矣長生

慘虐覩辰象之災謂法星之夜飲忍生靈之命疑猛虎之朝饒永固雅量壞姿變夷從夏王猛以宏材緯軍國符融以懿戚贊經綸權薛以諒直進規謨鄧張以忠勇恢威略儁賢效足杞梓呈才文武兼施德刑具舉乃平燕定蜀擒代吞凉跨三分之二居九州之七因止馬而獻歌託棲鸞以成頌既而愎諫違謀輕敵怒鄰傾率土之師起滔天之寇便欲鳴鸞禹穴駐驆疑山疏爵以俟楚材築館以須歸命雖矜涿野之疆終致昆陽之敗遂使凶渠候隙狡寇伺間步摇啓其禍先燒當乘其亂極宗社遷于他族身首罄于賊

臣、符丕承亂僭竊、壽及傾敗、斯可謂天之所廢、人不能支、符登集離散之兵、厲夾休之志、雖衆寡不敵、難以立功、而義烈慷慨、有足稱矣、苻堅傳總論

石勒出自羌渠、見奇醜類、聞鞞上黨、季子鑒其非凡倚嘯洛城、夷甫識其為亂、及惠王失統、寓內崩離、遂乃招聚蟻徒、乘間煽禍、朝市淪胥、若沉航于鯨浪、王公顛仆、譬游魂于龍漠、豈天厭晉德而假茲妖孽者歟、觀其對敵臨危、運籌賈勇、奇謨間發、猛氣橫飛、遠嗤魏武、則風情慷慨、近答劉琨、則音辭倜儻、焚元超于苦縣、陳其亂政之愆、殲彭祖于襄國、數以無君之

罪於是跨躡燕趙并吞韓魏杖奇材而竊徽號擁舊都而抗王室雖曰凶殘亦一時傑也而託授非所貽厥無謀身隕嗣滅業歸攜養季龍心昧德義幼而輕險假豹姿于羊質騁梟心于狼性既而父子猜嫌兄弟讐隙自相屠鱠取笑天下石勒傳論

淮南者三代揚州之分也當春秋時吳楚陳蔡之與地戰國之末楚全有之而考烈王都焉秦并天下建立郡縣是為九江劉項之際號曰東楚爰自戰國至于晉之中興六百有餘年保淮南者九姓稱兵者十一人皆亡不旋踵禍溢于世而終莫戒焉昔妖星出

于東南而弱楚以亡、飛孛橫于天漢、而劉安誅絶、近則火星晨見而王凌首謀、長彗霄映、而毋丘襲亂、斯則喪乎天時也、彼壽陽者、南引荆汝之利、東連三吳之富、北接梁宋、平塗不過七日、西援陳許、水陸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内保淮肥之固、龍泉之陂、良疇萬頃、舒六之貢、利盡蠻越、金石皮革之具萃焉、苞木箭竹之族生焉、此則係乎地利者也、其俗尚氣力而多勇悍、其人習戰爭而貴詐僞、昔考烈以衰弱之楚屢遷其都、外迫彊秦之威、内遘陽申之禍、逃衆劫殺、二世而滅、黥布以三雄之選、功成垓下、淮陰既囚、梁

越受[illegible][illegible]結震主之威、慮生同體之禍、遂謀圖全之計、廢幾復亡之禍、衆潰于一戰、身脂于漢斧、劉長支廢、奄王大國、承喪亂之餘、御新化之俗、無德而寵、欲極禍發、王安內懷先父之憾、外眩奸臣之說、招引賓客、沉溺數術、藉二世之資、恃戈甲之盛、屈彊江淮之上、西向而圖宗國、言未絕口、身嗣俱滅、李憲因亡新之餘、袁術當衰漢之末、負力幸亂、遂生僭逆之計、建號九江、稱制下邑、狼狽奔亡、傾城受戮、及至彥雲仲恭公休之徒、或憑宿名、或怙前功、握兵淮楚、力制東夏、屬當多難之世、仍值廢興之會、謀非所議、相係禍

敗祖約助逆身亡家族彼十亂者成乎人事者也然則侵弱昏迷以至絕滅亡楚當之恃疆畏逼遂謀叛亂黥布有焉二王譸逆寵之之過也公路僭僞乘釁之盜也二將以圖功首難士卒以驕矜樂禍本其所因考其成跡皆寵盛禍淫福過災生而制之不漸積之有由也伏滔從桓溫伐袁眞至壽陽以淮南屢叛著正淮論

昔高祖之誅黥布也撮三策之要馳赦過之書乘人主之威以除逆節之虜然猶決策陳都恭尸橫野僅乃尅之害亦深矣長安之謀雖兵未交于山東禍未徧于天下而馳說之士與閭境之人幽囚誅放者亦

已衆矣光武連兵于肥舒魏祖馳馬于蘄苦而盧九之間流溺兵火者十而七八焉夫王陵卮縛得之于矸石仲恭捿孑成之于後覺也而高祖以之宵征世宗以之發疾誠不勤哉文皇挾萬乘之威杖伊周之權内舉京畿之衆外徵四海之銳雲合雨集推鋒以臨淮浦而誕欽晏然方嬰城自固憑軾以觀王師於是築長圍起埒櫓高壁連塹負戈擊柝以守之自夏及春而後始知亡焉然則屠城之禍其可極言乎甚

宋齊以降繼體承祧者君德寖微王道寖替纘緒之初如華大運除舊解網以悅衆心仁義之風薄骨肉

之情廢前史論之詳矣然未得中敗之可也如弓之高下者抑舉琴瑟之不調者更張此亦天之道也豈獨人事哉唯用其罪人不可甚矣天下之惡一也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豈有不忠于前朝而能忠于後王者哉毀泉臺春秋之所譏先儒之所惡宋齊之君有一于此必爲美政泉臺見妖尚不可毀況無妖者乎燕人之思召伯甘棠勿剪楚人之懷叔子望碑墮淚彼人臣也而見思若此雖時移政改莫匪舊臣昔伯益賛禹稱大舜之德曹參事惠帝守蕭何之法魏文帝初受漢禪羣臣皆賛魏

德、唯衛臻獨稱漢美文帝曰、天下之珍、當與山陽共之、爲人臣者罔念于此可謂有百心矣李德裕宋齊論

梁高祖聰明文思、寬厚通博、永元之初、群賢受命竭懷、而雄圖英算、孤識獨見、審長河之將決知崑山之必焚、馳兩函以取荊州、連五郡以震郡邑、長流遠邁、獨決方寸、霜風飛掃、雲雨霑沐、白旄一麾、頑童授首乃吊宛冤而謝牛酒昭篚篚而軾善人師不疲勞人無怨讟、晉帝今日之事、本所甘心、義士猶或非之、通人尚爲薄德、況梁取天下、又甚于斯、南康主盟、實稱齊帝、奉之以成大順、承之以動義兵、國步既寧、家怨

又璽君稱主祭臣復何猜借人之名而不復命者也
尋其錫文考其謙讓事同對面理非飾詞寧知悠悠
江山相去千里矯情僞迹頓至于斯示人此心豈躬
行事欲令節義行于比屋其可得乎若言位是神物
何須下殿走乎若言負重願休何勞受贖歸乎若言
息人是務何須納叛臣乎若言吞代有時何須中許
和乎利器不藏姧夫得志然則侯景之兵我人也仗
我器也驅我人揭我器而取晉者豈異術哉由上之
失敎也君父幽辱宗廟傾危帝子王孫跨州連郡未
有晉鄭齊心牟虛合莽五侯九伯裂海分山未聞申

包胥之頓哭秦庭、茅夷鴻之幣謁吳國、戶口、徒衆、不覩攻戰之人寵遇雖多寧有報恩之士江淮無波瀾之阻城闕絕藩籬之固長洲杜若一旦彫零稽山竹箭、忽然摧折、可不慎歟、朱敬則梁武帝論

在魏正光、牝鷄司旦、爾朱榮乘釁內興滔天泯夏餘燼跋扈挺禍王城齊高祖神武皇帝投袂而起四明昆弟大會韓陵類蚩尤風雨之兵若新都犀象之陳彼曲我直、天實贊之、日未移晷、大殲醜族、然後援立宗枝、入纂皇統、群后成務、天下晏如、但芒刺成災、震逼爲梗、流彘去而不入、遷鼎舊鄴、國命維新、朝章國

憲燦然畢舉渭南失律似烏林之喪師洛北先鳴同官渡之凱入雖天命有歸而盡于北面方之魏武具體而微文襄嗣業始踰務冠瓌傑之氣足稱負荷賓禮時秀驅駕群雄內外肅清朝無粃政侯景背恩棄義狼顧汝潁蕭衍失信幸灾蟻聚彭汴于是謀臣運策猛士推鋒渦陽之役兇渠疋馬南逝寒山之戰具卒隻輪不反王思政入據長安淹歷歲時神旗暫臨如風掃籜三秦勍敵閉關自守五胡之長華音請命魏孝静以天歷有在鼎祚將遷大禮備物率由舊典允恭克讓推而弗居禍生非慮匕首竊發爾其夾凶

勇果剛斷英峙天崩地拆堂構闕如嗣子幼冲未堪多難文宣雖云外棄少乏令名人望所歸便見推奉于時政有彝倫朝多俊乂爪牙皆韓白之伍心腹盡良平之儔外靜方隅內康庶績主之不才四海弗之覺也爰及中年誕縱昏德以萬乘之貴爲長夜之飲散髮視朝肉袒聽政手行刲剔躬進矛鋋寵狎倖諛親愛凡鄙出入市廛遊走衢路太保高隆之佐命元功廟廊上宰僕射高德政能潛賓友帷幄重臣衛尉鄉杜琳碩學偉才拔萃出類光祿大夫元景風流儒雅師範搢紳或赤族見誅或丹頭爲戮賴有尚書令

弘農楊遵彥、魏太傅津之子也、有齊建國、便預經綸

軍國政事、一人而已、詰旦坐朝、諮請填湊、千端萬緒、

令議如流、剖斷部領、選舉人物、滿室盈庭、永無凝滯、

虛襟汎愛、禮賢好士、是以主昏于上、國治于下、朝野

貴賤、至于今稱之、俄而文宣不豫、弊于邀孽、儲君繼

體、纔歷數旬、近習預權、小人並進、楊公慮有危機、引

身避疾、乾明之始、難起戚藩、變成倏忽、殞于殿省、君

子是以知齊祚之不昌也、孝昭地乃寄親、位居元輔、

有姬公之戚、無復子之心、亦由主弱時艱、慮深家國、

當陽正位、事出權宜、時甲卒強盛、財力殷阜、乃戀西

顧、恒有吞噬之心、兼以天保之後、懲其淫縱、不邇聲色、不事晏遊、孝于太后、篤于昆季、愼惜名器、愛養黎元、後庭嬪嬙、皆是藩邸之舊、數不盈十、竟無私寵、特解吏事、尤好禮容、但政苛碎、暗于聽受、降年不永、春秋而崩、大漸維幾、黜其元子、武成毋弟之親、入主宗祊而少稟凶德、不孝不仁、龍攢在殯、淚不承瞼、太后之喪、亦不哀哭、纔及公除、便衣纖素、縱修荒淫、不知紀極、耽酒嗜音、夜以繼晝、有和士開者、素有和氏之麼孽、其面目亦似胡人、輕薄凡猥、爲衣冠所棄、武成在田之日、引爲參將、閒好彈胡琵琶、亦解歌舞、一面

之後便大相愛悅恆在臥內同食共寢天保之世文宣知其如此頭鞭二百徙配長城後遇赦得還武成爲右丞相久別得還恩眄愈厚朝士無頼者亦競相諂媚或送婢妾或進子女僮僕苞苴烟聚波屬士開埶毋傾朝追送謟諛尤甚者至悲不自勝士無貴賤風節頓盡趙彥深阿諛順旨俛首懷祿元文遙恭能先見不敢措言此外群官靡衣媮食齊室大壞其源始于此釀河淸之末長彗爲灾太史奏言須有禳救武成便自稱太上傳位後主胡長粲以從舅之親焉子琮以姨夫之戚俱受寄託並當樞要及天統末年

武成即世，和士開一相處內，自擬伊周，太尉錄尚書事趙郡王叡，明德茂親，聰爽俊悟，藩王之內，時望隆重，以士開凶醜，宜加屏黜，入踐青蒲，讜言規諫，而少主聰察不類，成昭毋后才明，異于馮豵，士開禮于踈行，長粲爲其謀主，遂使宗戚賢王，絞縊以戮，雖遐邇胥怨，愚智同憤，而依托城社，末如之何，數載之間，肆其穢行，與馮子宗夫婦黷獄賣官，三家府藏，賄貨山積，凶愚子弟並處高貲，更相貨易，擇而後授，司徒瑯琊王儼，年甫十四，兼領憲司，憤其所爲，切齒忿咤，執送南臺，異其身首于綜，以構扇兩端，一時依法，二凶

俱勤朝野晏清京師市里舞蹈成群瑯瑘心實去惡跡乃陵上高阿那以攸圉之勤重其佞媚韓長鸞以講纏之能悅其趨走又有女奴陸氏出自掖庭以保母之恩特見尊寵六宮謂之世師人主以爲內相慶賞威刑出于婢口頑嚚弟姪布于列位帝感皇支不能及也陸子駱提婆者出于皁隸本是韓工與韓高之徒共持國柄宣淫肆暴甚于和氏朝廷混然無復廉耻冊律明月屬婁之錫寃動天地崔季舒能逢之戮痛切幽明陳後主自生宮闈長于尼媼不接端士不見正人負爛土崩以侯勒寇周武大捷千陽秉虛

除入、羣晉陽如拾芥攻鄴宮猶振槁、盧思道北齊興亡論

昔張讓段珪濁亂天下、漢召董卓、將顯其誅、覺有小平之奔、曹氏因之、乃創霸業、鄭儼徐紇、點辱皇猷、魏收爾朱榮、欲洗濯宮掖、遂至河陰之禍、齊人藉此、用承明世、故曰亂者理之源、機者命之幾、不可失也、神武崖岸高睐、器宇深沉、望之儼然、風塵自遠、聽之愈厲、雷霆或聞、魏德已衰、群胡得志、孝莊殞于虜手、節閔絜于兇徒、推誠與人、懷舊不捨、擇于如之蝨、胥尉景之肱、踰高昂于肝膽、委侯景于半體、此明達也、牽馬參田、不飲杜酒、此嚴斷也、放李穆之歸、使之富貴、

感虎兒之對以勸事君此宏量也故能廢立無多不失臣節兵鋒屢折人望攸存宋敬則北齊高祖論

委任紹宗外平侯景借假貞節內察權豪沙汰衆流釐正群務紀綱具舉朝野肅然況乃嘉思政之忠遙接其手籍陸全之直更賞其能此亦可稱也若乃命天子為癡人比蕚名于狗腳恨崔陵之語不念元勳忿孫騰之議寧思佐命此不惜名器也加以任情蕩思率意以之紅綺如花妖顏若玉決池而弄淫女下獄而罪貞姬叛高慎于洛陽幾傾其丈蒸鄭妃于內寢乃紫乎親詩曰人而無儀胡不遄死此之謂也嗟

乎楚莊絕纓不顯婦人之節鄭人獻捷尚禮命冠之賢所以盡俘囚之材得醉者之力今者昭孝騫之罪賞王儀之心拒蘭欽之慈仗專諸之劍非不幸也北齊文襄論

文宣承父兄之資據已成之業出奇不測內剛外柔屬變起不圖禍機竊發臨事而懼警而後行故使逆黨無遺兇徒必盡自得政二世樹恩百僚司馬公之養汝只在今日陳恒子之奸施惟取一時由是腹心不散勳貴自隨大會晉陽共敘哀酷神彩英颷風調清閑北齊文宣論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道不亡周德不作梁
自侯景入寇蕭詧外奔西鄰責言南風不競簒殺三
帝覆沒兩都可謂亡矣但人痛旣深天道亦憖是以
大命集于有陳也武帝身長七尺垂手過膝蓋姚襄
劉備之儔也惟寛以容物明以知人曠蕩不羈雄勇
蓋世聲振嶺表功濟日南屬王室不綱大難未巳江
湖羣盜日尋戈戎是以投袂而呼夕不待旦以梁大
寶三年二月會王僧辯于白茅灣齊小白之合諸侯
以謀王室滅于源之要天地惟討賊臣陳武帝論
周太祖之欽明異其風骨齊憲王之聰察憚以非常

韋鼎一見以委誠趙公聞名而進女始以后父之尊遂受托孤之寄騎虎不下犄角是因不利孺子非唯管叔之言社稷輸人寧止休公之對所以尉遲舉魏從亂如雲王謙據蜀其徒若市俄屬陳朝喪德江海揚波自絕于天結怨于下乃以開皇八年十月承少昊之秋氣動文昌之將星下蜀漢之舟翩翩龍躍集幽并之騎蕭蕭馬鳴一葦而可以橫大江三令而可以陵湯火蔣山苦戰子文之鬼鬼飛揚建業大崩叔寶之金湯不守既遺岸上之虎非復水中之龍斬伯鈺以謝陳人禮陸機而謝吳士春波暫洗汙俗咸新

秋露一零弊化斯改此乃憂勤之心見于動靜故使
六合之中如觀曉日八紘之内若遇新晴朱敬則隋高祖論
屬青宮失愛于掖流恩遂映前星乃昇明兩衣冠雖
偉入朝少四皓之賓公宴雖多言談止七子之客穆
天子之白雲更遠瑶池之外秦始皇之觀日方践石
梁之前或以衢路受刑或以蒸味被戮亦不可無罪
而免賞不可有功而要相顧凛然莫知攸止十室之
内思亂者五六焉於是斛斯外奔玄感内逆兵陷遼
水櫂斷河梁月暈七重知髦頭之犯畢日光四散覺
兆庶之分崩周章至于戯下猶自未知闘樂入于臙

前何不告我

隋煬帝論

隋文帝之有天下于時亦可謂之治平而寡事矣然纔三世二十九年而亡其故何也吏治與王道之效不同也故三代用王道而長漢唐雜之以吏治而不及於三代隋文專以吏治而不及於漢唐是非王道與吏治薄厚之效邪隋文之九年滅陳而天下始一奮厲於為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之論事宿衛之人傳餐而食至于兵革不用天下無游食之人戶口歲增過於兩漢其富庶而康樂如此常人謂之太平而識者皆知其不能久也何者無禮義以

維持其政無忠信以固結其臣教化不足以導其民紀綱不足以防其後一切以辨數勤察爲能處三王之位而卑卑爲任智數聚文法此特吏才之尤者耳非王者爲也故王隆謂其終以不學爲累而旁喬於清平之時而獨知其將亡

隋論　李清臣

今夫隋文之世其亦見天下之久不定而重失其定也蓋自東晉以來劉聰石勒慕容垂苻堅姚興赫連之徒紛紛而起者不可勝數至於元氏幷吞滅取畧已盡矣而南方未服元氏自分而爲周齊周幷齊而授之隋隋文取梁滅陳而後天下爲一彼亦見天下

之久不定也是以既得天下之衆而恐其失之享天下之樂而懼其不久立於萬民之上而常有備防不安之心以爲舉世之人皆有曩者英雄割據之儀制爲嚴法峻令以杜天下之變謀臣舊將誅滅略盡而獨死於楊素之手以及於大故終於煬帝之際天下大亂塗地而莫之救由此觀之則夫隋之所以亡者無以異於秦也 蘇轍 隋論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爲內憂外重則爲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彊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姦

臣內櫃而外無所忌匹夫横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綿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

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頤指如意雖李斯爲相備五刑而夾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爲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

侯四方微弱不復爲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爲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爲內憂在外則爲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牙爪翦其

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强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為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正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隙伺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

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術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爲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爲變而外之不敢爲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討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疆兵悍將皆爲天下

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為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強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為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為之一言而震懼自斂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

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唐論

燕趙魏首亂唐制專地而治若古之建國此諸侯之雄者然皆恃唐爲輕重何則假王命以相制則易而順唐雖病之亦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順而聽命則天下爲亂者不能遂其亂河北不順而變則姦雄或附而起德宗世朱泚李希烈始遂其僭而終敗亡者田悅叛于前武俊順于後也憲宗討蜀平夏誅蔡夷鄆兵連四方而亂不生卒成中興之功者田氏秉命王承宗歸國也武宗將討劉稹之叛先諭三鎮絕其連

衡之計而王誅以成，如是二百年，姦臣逆豎專國命者有之，夷將相者有之，而不敢窺神器，非力不足，畏諸侯之勢也，及廣明之後，關東無復唐有，方鎮相侵伐者，猶以王室爲名，及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輕戰而敗，羅氏內附，王鎔請盟于時，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舉而代唐有國，諸侯莫能與之爭，其勢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巢蔡之亂，（秦漢爲唐者顧其云何如耳）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據燕趙，疆相均，地相屬，其勢宜莫敢先動，況非義舉乎，如此，雖梁祖之暴，不過取伯于一方耳，安能遷禪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疆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三十九

左編

后類　賢

東漢馬后

東漢明德馬后伏波將軍援之小女也初援征五溪蠻卒於師梁松竇固等因譖之由是家益失勢又數爲權貴所侵侮后從兄嚴不勝憂憤白太夫人絕竇氏婚求進女掖庭由是選后入太子宮時年十三常居後堂顯宗即位以后爲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已選入生肅宗帝以后無子命令養之謂曰人未

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
悴過于所生肅宗亦孝性淳篤恩性天至母子慈愛
始終無纖介之間后嘗以皇嗣未廣每懷憂嘆薦達
左右若恐不及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
仲舒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
后袍衣疏粗反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繒特
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嘆息帝嘗幸苑囿離宮
后輒以風邪露霧爲戒辭意款備多見采擇帝幸濯
龍中並召諸才人下邳王以下皆在側請呼皇后帝
笑曰是家不好樂雖來無歡是以遊娛之事希嘗從

爲十五年帝按地圖將封皇子悉半諸國后見而言曰諸子食數縣于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乎歲給二千萬足矣時楚獄連年不斷因相證引坐繫者甚衆后慮其多濫乘閒言及惻然帝感悟之夜起彷徨爲思所納卒多有所降宥時諸將奏事及公卿奏議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趣理各得其情每以侍執之際輒言及政事多所毗補而未嘗以家私干故寵敬日隆始終無衰及帝崩肅宗即位尊后曰皇太后諸貴人當徙居南宮太后感析別之懷各賜王赤綬加安車駟馬白越三千端雜帛

二千匹黃金十斤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
藥事帝請曰黃門舅旦夕供養且一年既無褒異又
不錄勤勞無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
數親後宮之家故不著也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
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太
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
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
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爲世所傳故先帝防愼舅氏
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令
有司奈何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

練食不求甘左右但着布帛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勑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綠褠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月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意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悲歎復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為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且衛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如令不諱使臣

長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時不可稽留太后報曰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謙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于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嘗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飲食則蒙御府餘資斯豈不足而必當得一縣乎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

慈母之拳拳乎。吾素剛急，有胸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復關政矣。時新平主家御者失火，延及北閣後殿。太后以為己過，起居不歡。時當謁原陵，自引守備不慎，慙見陵園，遂不行。初太夫人葬，起墳微高，太后以為言，兄廖等即時減削。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溫言，賞以財位。如有纖介，則先見嚴恪之色，然後加譴。其美車服不軌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廣平、鉅鹿、樂成王車騎朴素，無金銀之飾，帝以白太后，太后即賜錢各五百萬。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

諸家惶恐倍于永平時乃罷織室蠶于濯龍中數往觀視以爲娛樂常與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小王論語經書

鄧后

和熹鄧后太傅禹之孫也父訓護羌校尉母陰氏光烈皇后從弟女也十二通詩論語諸兄毋讀經傳輒下意難問志在典籍不問居家之事七年與諸家子俱選入宮八年冬入掖庭爲貴人時年十六后有疾特令后母兄弟入視醫藥不限以日數后言于帝曰宮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內省上令陛下有幸私之

議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謗上下交損誠不願也帝曰人皆以數入爲榮貴人反以爲憂深自抑損誠難及也每有讌會諸姬貴人競自修整而后獨着素裝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即解易若並時進見則不敢正坐離立行則僂身自卑帝每有所問常逡巡後對不敢先陰后言十四年夏陰后以巫蠱事廢后請救不能得帝便屬意焉會有司奏建長秋宮至冬立爲皇后帝每欲官爵鄧氏輒哀請謙讓故兄隲終帝世不過虎賁中郎元興元年帝崩長子平原王有疾而諸王子夭殁前後十數後生者輒隱秘養于人間殤

帝生始百日后乃迎立之尊后爲皇太后太后臨朝常以鬼神難徵淫祀無福乃詔有司罷諸祠官不合典禮者又詔赦除建武以來諸犯妖惡及馬竇家屬所被禁錮者皆復之爲平人減大官導官尚方內者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自非供陵廟稻粱米不得導擇朝夕一肉飯而已舊大官湯官經用歲且二萬萬太后勅止殺省珍費自是裁數千萬及郡國所貢皆減其過半詔司隸校尉河南尹河南太守曰每覽前代外戚賓客假借威權輕薄謥詷至有濁亂奉公爲人患苦咎在執法懈怠不輒行其罰故思今車

騎將軍騭等雖懷敬順之志而門宇廣大姻戚不少
賓客姦猾多干禁憲其明加檢勑勿相容護自是親
屬犯罪無所假貸太后愍陰氏之廢赦其徙者歸鄉勑
還資財五百萬永安二年京師旱親幸洛陽寺錄寃
獄舊事歲終當饗遣衛士大儺逐疫太后以陰陽不
和軍旅數興詔饗會勿設戲作樂豐年復故太后自
入宮掖從曹大家受經書兼天文算數晝省王政夜
則誦讀選諸儒劉珍等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史五十
餘人詣東觀讐校傳記事畢奏御賜葛布有差又詔
中官近臣于東觀受經書以敎宮人詔徵和帝弟濟

北河閒王子男女五歲以上四十餘人鄧氏親近子孫三十人並爲開邸第教學經書詔從兄河南尹豹越騎校衛康等曰吾所以引納羣子置之學官者實以方今承百王之敝時俗淺薄巧僞滋生五經衰缺不有化導將遂陵遲故欲褒崇聖道以匡失俗令世貴戚食祿之家温衣飽飯而面牆學術不識藏否斯故禍敗所從來也永平中四姓小侯皆令入學所以矯俗厲薄反之忠孝先王既以武功書之竹帛兼以文德敎化子孫故能束修不觸羅網誠令兒曹上述祖考下念詔書足矣其勉之哉

唐長孫后

唐太宗文德長孫后河南洛陽人父晟隋爲左驍衛將軍后喜圖傳衿尚禮法及歸太宗時隱太子釁鬩已構后內盡孝事高祖謹承諸妃消釋嫌猜及帝授甲宮中后親尉勉士皆感奮尋爲皇太子妃俄爲皇后性約素服御取給則止益觀書雖容櫛不少廢與帝言或及天下事辭曰牝雞司晨家之窮也可乎帝固要之訖不對後庭有被罪者必助帝怒請繩治俟意解徐爲開治母兄安業無行父喪逐后無忌還外家后貴未嘗以爲言擢衛將軍後與李孝常等謀反

將誅、后叩頭曰、妾業罪劇無赦、然向遇妾不以慈戶
如之今論如法人必謂妾釋憾於兄無乃爲帝累乎
遂得減流越巂、太子承乾乳媼請增東宮什器、后曰、
太子患無德與名器、何請爲

曹后

仁宗曹后、真定人、樞密使武惠王彬之孫也、明道二
年郭后廢、詔聘入宮、景祐元年九月冊爲皇后性慈
儉重稼穡、常於禁苑種穀、親蠶善飛帛書慶曆八年
閏正月、帝將以望夕再張燈后諫止、後三日衛卒數
人作亂、夜越屋叩寢殿后方侍帝、聞變遽起帝欲出

后閉閣擁持趣呼都知王守忠使引兵入賊傷宮嬪殿下聲徹帝所宦者以乳嫗毆小女子紿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耶后度賊必縱火陰遣人挈水踵其後果舉炬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親剪其髮諭之曰明日行賞用是爲驗故爭盡死力賊即擒滅閣內妾與卒亂當誅祈哀幸姬姬言之帝貸其死后具衣冠見帝請論如法曰不如是無以肅清禁掖帝命坐后不可立請移數刻卒誅之英宗方四歲育禁中后拊鞠周盡迨入爲嗣子贊策居多初王安石當國變亂舊章后乘間語神宗謂祖宗法度

不宜輕改熙寧郊祀前數日帝至后所后曰吾昔聞
民間疾苦必以告仁宗因赦行之今亦當爾帝曰今
無他事后曰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安石
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衆帝欲愛惜保全之不若暫
出于外帝悚聽垂欲止復爲安石所持遂不果蘇軾
以詩得罪下御史獄人以爲必死后違豫中聞之謂
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爲子孫得
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讐人中傷之乎捃
至于詩其過微矣吾疾勢已篤不可以寃濫致傷中
和宜熟察之帝涕泣軾由此得免

高后

英宗高后亳州蒙城人曾祖瓊祖繼勳皆有勳王室至節度使母曹氏慈聖光獻后姊也故后少鞠宮中時英宗亦在帝所與后年同仁宗謂慈聖異日必以爲配既長遂成昏濮邸生神宗皇帝岐王顥嘉王頵壽康公主治平二年冊爲皇后后弟殿內崇班士林供奉久帝欲遷其官后謝曰士林獲升朝籍分量已過豈宜援先后家比辭之神宗立尊爲皇太后居寶慈宮帝累欲爲高氏營大第后不許久之但乞望春門外隙地以賜凡營繕百役費悉出寶慈不調大農

一錢元豐八年帝不豫浸劇宰執王珪等入問疾乞立延安郡王為皇太子太后權同聽政帝頷之珪等見太后簾下泣撫王曰兒孝順自官家服藥未嘗去左右書佛經以祈福喜學書已誦論語七卷絕不好弄乃令王出簾外見珪等珪等再拜謝且賀是日降制立為皇太子初岐嘉二王日問起居至是令毋輒入又陰勅中人梁惟簡使其妻製十歲兒一黃袍懷以來蓋密為踐阼倉卒備也哲宗嗣位尊為太皇太后驛召司馬光呂公著未至迎問今日設施所宜先未及條上已散遣修京城役夫減皇城覘卒止禁庭

工技廢導洛可出近侍尤亡狀者戒中外毋苛歛寬民間保戶馬事由中貴王珪等勿預知又起文彥博於既考遣使勞諸塗諭以復祖宗法度爲先務且令亟疏可用者從父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蔡確欲獻諛以固位乞復其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行徹旦不能寐聖情自是驚悸馴致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先帝肉未冷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確悚慄而止光公著至並命爲相使同心輔政一時知名士彙進于廷凡熙寧以來政事弗便者次第罷之於是以常平舊式

改青苗以嘉祐差役參募役。除市易之法。逭茶鹽之禁。蔡確坐車蓋亭詩謫嶺表后謂大臣曰元豐之末吾以今皇帝所書佛經出示人是時惟王珪曾奉賀遂定儲極且以子繼父有何間言而確自謂有定策大功妄扇事端規爲異時眩惑地吾不忍明言姑託訕上爲名逐之耳此宗社大計姦邪怨謗所不恤也。廷試舉人有司請循天聖故事帝后皆御殿后止之姪公繪公紀當轉觀察使力遏之帝請至再僅遷一秩終后之世不敢改又以宮完當汰詔損外氏恩四之一以爲宮掖先臨政九年朝廷清明華夏綏定

宋用臣等既被斥祈神宗乳媪入言之冀得復用后見其來曰汝來何爲得非爲用臣等游説乎且汝尚欲如曩日求内降旨執國政邪若復爾吾即斬汝媪大懼不敢出一言自是内降遂絶力行故事抑絶外家私恩文思院奉上之物無問巨細終身不取其一

漢呂后　簒亂

惠帝立呂后爲皇太后酒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爲王母爲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爲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女太后聞

之大怒、曰、乃欲倚女子邪、乃召趙王誅之、使者三反、趙相周昌不遣。太后召趙相、相徵至長安、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入宮挾與起居飲食數月、帝晨出射、趙王不能蚤起、太后伺其獨居、使人持鴆飲之、遲帝還趙王死、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瘖藥、使居鞠獄中、名曰人彘、居數月、乃召惠帝觀人彘、帝視而問知其戚夫人、迺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復治天下。以此日飲爲淫樂不聽政七年而崩留侯子張哭不悲君知其解未陳

平曰何解辟彊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爲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官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矣丞相如辟彊計請之太后悅其哭乃哀呂氏權由此起乃立孝惠後宮子爲帝太后臨朝稱制以左丞相平爲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決事乃追尊酈侯台父爲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爲漸復殺高祖子趙王友及燕王建四月太后風大臣請王諸呂遂立周呂侯子台爲呂王台弟產爲梁王建成侯釋之子

祿爲趙王台子通爲燕王又封諸呂凡六人皆爲列侯追尊父呂公爲呂宣王兄周呂侯爲悼武王初宣平侯張敖尚帝姊魯元公主有女惠帝即位呂太后欲爲重親以公主女配帝爲皇后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乃使陽爲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爲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爲帝四年乃自知非皇后所出言曰太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即爲變太后聞而患之恐其作亂乃幽之永巷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下詔廢之立恒山王弘爲皇帝秋

七月辛巳太后崩

唐武后

高宗則天皇后、武氏、并州文水人、父士彠、爲太宗將、文德皇后崩久之太宗聞士彠女美召爲才人方十四毋楊慟泣與訣后獨自如曰見天子庸知非福何兒女悲乎毋𨕥其意止泣旣見帝即 號武媚、及帝崩、與嬪御皆爲比丘尼高宗爲太子時入侍悅之王皇后久無子蕭淑妃方幸后陰不悅它日帝過佛廬才人見且泣帝感動后廉知狀引內後宮以撓妃寵才人有權數詭變不窮始下辭降體事后后喜數譽于帝故進爲昭儀一旦顧幸在蕭右寖與后不協后性

簡重不曲事上下而毋郲見內人尚宮無浮禮故昭儀伺后所薄必欸結之得賜予盡以分遺由是后及妃所爲必得得輒以聞然未有以中也昭儀生女后就顧弄去昭儀潛斃兒衾下伺帝至陽爲歡言發衾覘兒死矣又驚問左右皆曰后適來昭儀即悲涕帝不能察怒曰后殺吾女往與妃譏媢今又爾耶由是昭儀得入其訾后無以自解而帝愈信愛始有廢后意久之欲進號宸妃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言妃嬪有數今立別號不可昭儀乃誣后與毋厭勝蠱上帝挾前憾寔其言將遂廢之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及

濟發於因爭帝猶豫而中書舍人李義府衛尉卿許敬宗素險賊狙勢陰佐昭儀以偏言怒帝即表請昭儀爲后帝意決下詔廢后因官中家屬盡流嶺南詔李勣于志寧奉璽綬冊昭儀爲皇后命羣臣及四夷酋長朝后肅儀門內外命婦入謁朝皇后自此始后見宗廟再贈士彠至司徒爵周國公謚忠孝配食高祖廟册楊再封代國夫人家食魏千戶許敬宗又奏王后父仁祐無佗功以宮掖故超列三事今庶人謀亂宗社罪宜夷宗仁祐應斵棺陛下不窮其誅家止流嶺仁祐不宜引庇廕有逆子孫有詔盡奪仁祐官

辭、而后及良娣、俄爲武后所殺、改后姓爲蟒、良娣爲梟、初帝念后、間行至囚所、見門禁錮嚴、進飲食竇中、惻然傷之、呼曰、皇后、良娣無恙乎、今安在、二人同辭曰、妾等以罪爲婢、安得尊稱耶、流涕嗚咽、又曰、陛下幸念疇日、使妾死更生、復見日月、乞署此爲回心院、帝曰、朕即有處置、武后知之、促詔杖二人百、剔其手足、反接投釀甕中、曰、令二嫗骨醉、數日死、殊其尸、初詔吉到、后再拜曰、陛下萬年、昭儀承恩、死吾分也、至良娣罵曰、武氏狐媚、翻覆至此、我後爲猫、使武氏爲鼠、吾當扼其喉以報、武后聞之、詔六宮毋畜猫、武后

頻見二人被髮瀝血爲厲惡之以巫祝解謝即徙蓬萊宮厲復見故多駐東都是時后家貴寵甚后乃製外戚誡獻諸朝解釋讖謠逐無忌遂良踣死徙所麟德初后召方士郭行真入禁中爲蠱祝宦人王伏勝發之帝怒因是召西臺侍郎上官儀儀指言后專恣失海內望不可承宗廟與帝意合乃趣使草詔廢之左右馳告后后遽從帝自訴詔草猶在帝所帝羞縮待之如初猶意其恚且曰是皆上官儀教我后諷許敬宗搆儀殺之儀見誅則政歸房帷天子拱手矣羣臣朝四方奏章皆曰二聖每視朝殿中垂簾帝與后

偶坐帝晚益病風不支天下事一付后后乃更爲太平文治事大集諸儒內禁殿譔定列女傳臣軌百寮新誡樂書等大抵千餘篇因令學士密裁可奏議分宰相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嘗密稱太子不堪承繼英王貌類太宗又言相王相最貴天后嘗命北門學士撰少陽正範及孝子傳以賜太子又數作書誚讓之太子愈不自安及崇儼爲賊不得天后疑太子所爲太子頗好聲色與戶奴趙道生等狎昵多賜之金帛司議郎韋承慶上書諫不聽天后使人告其事詔薛元超裴炎與御史大夫高智周等雜鞫之於東宮

馬坊、搜得皂印數百領、以爲反具、道生又款稱太子
使道生殺崇儼、上數愛太子、遲回欲宥之、天后曰、爲
人子懷逆謀、天地所不容、大義滅親、何可赦也、甲子
廢太子賢爲庶人、遣右監門中郎將令狐智通等送
賢詣京師幽於別所、黨與皆伏誅、乃焚其甲於天津
橋南以示民、立子哲爲太子、光宅元年中宗欲以后
父韋玄貞爲侍中及授乳媼子五品官、炎固執不從
帝怒曰、我意讓國與玄貞、豈不可、何惜侍中邪、炎懼
因與武后謀廢帝、后命炎洎劉禕之率羽林將軍程
務挺張虔勗勒兵入宮宣太后令扶帝下殿帝曰我

何罪、后曰、以天下與玄貞、安得無罪、乃廢帝爲廬陵王、更立豫王爲皇帝、炎以定策功、封永清縣男、后坐武成殿、帝率羣臣上號冊、越三日、太后臨軒、命禮部尚書攝太尉武承嗣、太常卿攝司空王德貞冊嗣皇帝、自是太后常御紫宸殿、施慘紫帳、太后命左金吾將軍丘神勣詣巴州、檢校故太子賢宅、以備外虞、其實風使殺之、神勣至巴州、幽賢於別室、逼令自殺、太后乃歸罪于神勣、貶疊州刺史、尋復入爲左金吾將軍、遷廬陵王于房州、武后既廢中宗、又立睿宗、寔亦因之、諸武擅命、唐子孫誅戮、天下憤之、李勣孫敬業

爲眉州刺史坐贓貶郴州司馬時客揚州失職怏怏遂乘人怨謀起兵先諭其黨監察御史薛璋求使江都及至令雍人韋超告州長史陳敬之反璋乃收繫之敬業即矯制殺敬之自稱州司馬且言奉密詔募兵討高州叛酋即開封庫令參軍李宗臣釋繫囚驅工匠數百人授甲斬錄事參軍孫處行以徇前盩厔尉魏思溫爲軍師旬日兵十餘萬以匡復廬陵王爲詞傳檄州縣略曰僞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寔寒微昔充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庭之嬖踐元后于翬翟陷

吾君于聚麀殺姊屠兄弒君鴆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君之愛子幽之于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太后見檄問曰誰所爲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敬業有索狀類太子賢者奉之詭衆曰賢實不死楚州司馬李崇福率所部三縣應之武后遣將軍李孝逸將兵三十萬往擊之使黑齒常之將江南兵爲孝逸援擊敗敬業于江都斬之黨與皆夷其家先是后已得政稍自肆后姪

武承嗣請立七廟追王其先炎諫曰太后天下母以
盛德臨朝宜存至公不容追王祖考示自私且獨不
見呂氏事乎炎謀乘太后出游龍門以兵執之還政
天子會久雨太后不出而止徐敬業兵興后議討之
炎曰天子年長矣不豫政故豎子有辭今若復子明
辟賊不討而解御史崔詧曰炎受顧託身總大權聞
亂不討乃請太后歸政此必有異圖后乃捕炎送詔
獄遣御史大夫騫味道御史魚承曄參鞫之鳳閣侍
郎胡元範曰炎社稷臣有功于國悉心事上天下所
知臣明其不反納言劉齊賢繼辯之后曰炎反有端

顧卿未知耳元範齊賢門若炎反臣輩亦反矣后曰朕知炎反卿輩不反遂斬于都亭驛韋方質同平章事初炎下獄單于道安撫大使程務挺密表申理由是忤旨務挺素與李敬業黨與唐之奇杜求仁善或譖之曰務挺與裴炎徐敬業通謀遣將軍裴紹業即軍中斬之籍沒其家突厥聞務挺死所在宴飲相慶又爲務挺立祠每出師必禱之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已又自以久專國事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有告密者供馬給食使詣行在所農夫樵人皆得召見

或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蠭起有魚保家者請鑄銅爲匭以受天下密奏其器一室四隔上各有竅可入不可出太后善之未幾其怨家投匭告保家嘗爲徐敬業作兵器遂伏誅有胡人索元禮知太后意因告密召見擢爲游擊將軍令案制獄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太后數召見賜以張其權于是周興來俊臣之徒效之新豐有山因震突出太后以爲美祥赦其縣更名慶山荆人俞文俊上言人不和疣贅生地不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山變爲災非慶也太后怒投嶺外後爲

六道使所殺。是年狄仁傑爲冬官侍郎。鳳閣侍郎劉禕之竊謂鳳閣舍人賈大隱曰。太后旣廢昏立明。安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奏太后。不悅。謂左右曰。禕之我所引。乃復叛我。誣禕之受歸誠州都督孫萬榮金。又與許敬宗妾有私。命肅州刺史王本立推之。本立宣勅示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爲勅。太后大怒。以爲拒捍制使。賜死于家。禕之初下獄。睿宗爲之申理。親友皆賀之。禕之曰。此乃所以速吾死也。臨刑神色自若。初范陽王藹遣使語越王貞及琅琊王冲曰。若四方諸王一時並起。事無不

濟諸王往來相約結未定、而沖先發、惟貞狼狽應之、諸王皆不敢發故敗、貞之將起兵也、遣使告壽州刺史趙瓌、瓌妻常樂公主、謂使者曰、爲我語越王、昔隋楊氏將篡周室、尉遲迥、周之甥也、猶能舉兵匡救社稷、功雖不成、威振海內、足爲忠烈、況汝諸王先帝之子、爲得不以社稷爲心、今李氏危若朝露、汝諸王不舍生狥義、尚猶豫不發、欲何須邪、禍且至矣、大丈夫當爲忠義鬼、無爲徒死也、及貞敗太后欲悉誅韓魯等諸王命御史蘇珦訊問皆無明驗或告珦與韓魯通謀、太后召珦詰之、珦抗論不服、太后曰卿大雅之

上、朕嘗別有任使、此獄不必卿也、乃命珦於河西監
軍、更使周興等按之、于是收韓王元嘉魯王靈夔黄
公譔常樂公主于東都迫脅皆自殺、更其姓曰虺、親
黨皆誅、諸王牵連夷滅殆盡、子孫雖嬰褓亦投嶺南、
殺辰州別駕汝南王煒連州別駕鄱陽公諲等宗室
十二人徙其家于巂州殺大官侍郎鄧玄挺玄挺女
爲諲妻又與煒善諲謀迎中宗于廬陵以問玄挺煒
又嘗謂玄挺曰欲爲急計何如、玄挺皆不應、故坐知
反不告同誅、諸王之起兵也貝州刺史紀王慎獨不
預、亦坐繫獄檻車徙巴州更姓虺行及蒲州而卒、八

男東平王續等相繼被誅、家徙嶺南、徐敬業之敗也弟敬眞流繡州逃歸將奔突厥過洛陽洛陽令張嗣明資遺之至定州、爲吏所獲嗣明敬眞多引海內知識云有異圖冀以免死于是朝野之士爲所連引坐死者甚衆嗣明誣內史張光輔云征豫州日私論圖讖天文陰懷兩端光輔與敬眞嗣明等同誅籍沒其家、秋官尚書張楚金陝州刺史郭正一鳳閣侍郎元萬頃洛陽令魏元忠並免死流嶺南、楚金等皆爲敬眞所引、云與敬業通謀臨刑太后馳騎赦之是日陰雲四塞、既釋楚金等、天氣晴霽魏玄同素與裴炎善、

人以其終始不渝謂之耐久明周興奏誣玄同言太后老矣不若奉嗣君爲耐久太后怒賜死于家監刑御史房濟謂玄同曰丈人何不告密冀得召見可以自直玄同歎曰人殺鬼殺亦復何殊豈能作告密人邪。乃就死又殺夏官侍郎崔詧于隱處自餘內外大臣坐死及流貶甚衆彭州長史劉易從亦爲徐敬眞所引就州誅之易從爲人仁孝忠謹將刑於市吏民憐其無辜遠近奔赴兢解衣投地曰爲長史求冥福有司平準直十餘萬周興等誣右武衛大將軍黑齒常之謀反徵下獄常之縊死又殺宗室鄂州刺史鄭

王璥等六人、時武承嗣三思用事宰相皆下之地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韋方質有疾承嗣三思往問之方質據床不爲禮或諫之方質曰死生有命。大丈夫安能曲事近戚以求苟免乎。尋爲周興等所構流儋州籍沒其家後被殺于流所時置制獄于麗景門、內入是獄者、非死不出、酷吏王弘義戲呼爲例竟門、朝士人人自危相見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遣掩捕、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法官競爲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俊必死遇徐杜必生武承嗣使周興羅

告隋州刺史澤王上金舒州刺史許王素節謀反徵詣行在素節發舒州聞遭喪哭者歎曰病死何可得乃更哭邪至龍門縊殺之上金自殺悉誅其諸子及支黨殺太子少保納言裴居道尚書左丞張行廉又殺南安王頻等宗室十二人又鞭殺故太子賢二子唐之宗室於是殆盡矣其幼弱存者亦流嶺南又誅其親黨數百家太后知威柄在己因大赦天下改國號周自稱聖神皇帝旗幟尚赤以皇帝旦為皇嗣改姓武氏立武氏七廟于神都罷唐廟為享德廟四時祠高祖以下三室餘廢不享至日祀上帝萬象神宮

以始祖及考妣配以百神從祀盡王諸武詔并州文
水縣爲武興比澧沛百姓世給復給事中鳳閣侍
郎宗秦客檢校內史秦客潛勸太后革命故首爲內
史遊藝期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
宦天授二年流酷吏周興於嶺南爲仇家所殺酷吏
來俊臣殺將軍張虔勗狄仁傑同平章事監察御史
嚴善思公直敢言時告密者不可勝數太后亦厭其
煩命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
黨爲之不振右補闕朱敬則以太后本任威刑以禁
異議今既革命衆心已定宜省刑尚寬乃上疏太后

害之制獄楷哀戶婢閻兒為太后所寵信有憾於皇嗣乃譖皇嗣妃劉氏德妃竇氏為厭咒妃與德妃朝太后於嘉豫殿既退同時殺之瘞於宮中莫知所在皇嗣畏忤旨不敢言居太后前容止自如閻兒復欲害皇嗣有言其情于太后者太后乃殺閻兒命宰相撰時政記月送史館從宰相姚璹請也太常工人安金藏大呼剖心以明皇嗣不反睿宗由是得免長安二年蘇安恒復上疏臣聞天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舊基當今天子追迴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何聖顏以

見唐家宗廟將何詞命以謁大帝墳陵陛下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鍾鳴漏盡臣愚以為天意人事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萬乘之國哉太后亦不之罪神龍元年春正月張柬之崔玄暐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府司馬袁恕已謀誅二張柬之謂右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今日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子為二豎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不敢顧身及妻子因指天地以自誓遂與

定謀初柬之與荊府長史楊元琰相代同泛江至中流語及太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柬之爲相引元琰爲右羽林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輕授也柬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爲左右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懼乃更以其黨武攸宜爲右羽林大將軍易之等乃安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都柬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彥範以事白其母母曰忠孝不兩全先國後家可也時太子于北門起居彥範暉謁見密陳其策太子許之癸卯柬之彥範與左威衛將軍

薛思行等帥左右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門、遣多祚湛及駙馬都尉王同皎請東宮迎太子、太子疑不出、同皎曰、先帝以神器付殿下。橫遭幽廢。人神同憤。二十三年矣。今天誘其衷。北門南牙。同心協力。以今日誅凶豎復李氏社稷願殿下蹔至玄武門以副衆望。太子曰凶豎當夷滅、然上體不安、得無驚怛、諸公更爲後圖、李湛曰諸將相不顧家族。以狥社稷。殿下奈何欲納之鼎鑊乎。請殿下自出止之。太子乃出。同皎扶抱太子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而入。太后在迎仙宮。柬之等斬易之昌宗于廡下。進至太后所寢長

生殿環繞侍衛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邪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恐有漏洩故不敢以聞稱兵宮禁罪當萬死太后見太子曰乃汝邪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居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羣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誅賊臣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望李湛義府之子也太后見之謂曰汝亦為誅易之將軍邪我于汝父子不薄乃有今日湛慙不能對又謂崔玄暐曰他人皆因人以進惟卿朕所自擢亦在此邪對曰此乃所以報

陛下之大德。於是收同休昌儀等皆斬之。與易之昌

宗梟首天津南。士庶歡躍臠取之及盡。是日表恕已

從相王統南牙兵以備非常。收宰相韋承慶房融及

司禮卿崔神慶繫獄。皆易之之黨也。

八編類纂